

从放生到忏悔: 北宋天台宗放生仪式的起源与演变

冯国栋 熊舒琪

提要: 北宋初期, 中土佛教随政权统一开始复兴, 天台宗亦重振学风, 在知礼、遵式等门人的不懈努力下走向中兴。由天台宗创制的放生仪式也演化成为与《金光明经》密切联系且加入了大量声情元素的忏悔仪式, 深刻影响了教内与民众生活, 并逐渐成为佛教水陆法会的重要仪式环节。本文在天台宗门背景下围绕知礼、遵式二人之著述, 考证放生仪式的故事文献, 梳理仪式仪节, 分析放生仪式的演变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

关键词: 天台宗; 放生; 忏悔; 仪式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20.05.026

一直以来, 在讨论放生仪式这一课题时学界有着简单明确的划分——本土的与佛教的。前者是指在佛教传入之前或者佛教义理之外, 本土传统经典例如《列子》《礼记》《汉书》《魏书》所记载的宫廷禁杀护养和民众放生, 这些历史传统被认为是佛教放生天然的观念基础。而后者是指佛教传入以后, 大量经典被译出, 于是有《梵网经》等经典规定戒杀救护为菩萨戒行, 《出三藏记集》著录的《述放生东宫斋述受戒》《七层灯五色幡放生记》《放生缘记》《救生缘记》等放生述记, 证实了佛教放生在古代社会有广泛的宗教实践, 直至发展成为佛教宗派创制的专门仪式。显而易见的是, 无论划归为本土的还是佛教的, 绝大部分早期的放生活动未形成完备具体的仪节。而在佛教放生仪式正式确立以后, 它在教团内部的使用与流传又经历了种种变化, 教外与教内简单的划分使得已有的研究集中在放生仪式的历史发展或者民俗渊源, 缺乏对仪式本身的关注。^①事实上, 直至北宋天圣年间佛教放生仪式方才真正形成, 其标志是天台宗将放生故事、天台教观与忏悔仪式交彻融摄成为一种忏悔仪式, 并确立了由官方认可并进入大藏流通的地位。本文希望藉由放生母题故事之追溯, 仪节流程之爬梳, 修证观念之剖析, 来探讨放生仪式在古代社会和佛教内部历经的变迁, 为理解放生仪式这一有趣的课题提供新的向度。

一、故事与源流

佛教放生仪式肇基于《金光明经》之传译。《金光明经》, 又称《金光明最胜王经》, 最早由北凉昙

^① 参见圣凯《佛教放生习俗的形成及其流行》, 《中国宗教》2013年第12期; 段玉明主编《佛教与民俗》,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4年; 赵杏根《宋代放生与放生文研究》,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无讖译出四卷本,唐代义净又出十卷本,此经为放生仪式提供了故事素材与经典依据。

及至隋时,天台宗门开始创制放生仪轨。《国清百录》有记,智顓曾在台州临海县东南(今崇梵寺^①)自舍衣资,劝募众僧,向孔玄达等人赎买渔业用作放生池,当地檀越受其感召,纷纷舍业相奉,于是当地海曲三百里皆成放生法池。^②据国子监祭酒徐孝客所撰《放生碑文》及智顓自书,智顓在当时的放生会上曾讲说《流水长者子品》,用以广辨福殃,劝诫杀捕,资长众人身命。

《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所讲说的故事是:医者长者子外出路遇池鱼曝晒濒死,于是以象负水施食相救,又为池鱼解说十二因缘,称说宝胜如来名号,令其往生忉利天,获德报供养。十二因缘是指: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之十二项无常之缘生法。称说宝胜如来名号,乃是因为宝胜如来住世时曾发过如有众生临终闻其名号便得往生忉利天之誓愿。^③总之,在整个《金光明经》的放生故事中,长者子救护池鱼所施行的仪式有且仅有解说十二因缘和称说宝胜如来佛名两个环节。隋时智顓似有创新,《天台四教仪》记云:

四明草庵法师道因《教苑遗事》云,昔智者禅师创放生池于海涯,其放之也,必为授归戒、说大法,然后纵之海中。^④

“授归戒”是指讲授皈依佛法僧三宝的戒法,“大法”即大乘深妙之法,依据此条材料的记载,智顓在说法之外又有授三皈依戒法之举。然《教苑遗事》原书早佚,作者道因乃北宋知礼高足,生年与隋朝智顓相距甚远,其文是否可信值得推考。根据已有的传世文献,智顓行放生仪式是否完全参照《金光明经》又或有发挥已无法确定,姑备一说。

天台宗放生仪式之明确,应在四明知礼和慈云遵式时期。四明知礼(959-1028年)与慈云遵式(964-1032年)为同时期僧人,二人皆承学于宝云义通,同门时“义同手足”,在义通去世后亦往来密切。^⑤咸平三年(1000年),知礼与遵式同修《金光明忏》祈雨,可知二人于忏法亦有共识。^⑥

放生仪式的文本有两种,一为知礼之《放生文》,一为遵式之《放生慈济法门》。前者载录于《四明尊者教行录》,后者收于《金园集》中。《四明尊者教行录》一书成于嘉泰二年(1202年),为宗晓所辑,《金园集》为南宋慧观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收集遵式遗文重编而就。知礼《放生文》作于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遵式作文虽无确切时间,但根据《慈济法门》序文推断或晚于知礼。按序文记载,《慈济法门》缘起于遵式携众乘舟途中,有同行者买物放生,遵式为之行仪讲法,后总结行仪而作。文中还提到行仪时已有“旧章”,新文是遵式在口头“适时之言”的基础上写就,后又将之条理为七个章节,阐发理观,使事理两足。^⑦遵式所称“旧章”是否照知礼本而宣今虽无从得知,但《慈济法门》章节条列,层次分明,又加入大量偈颂与愿文,规定了仪式中法师、从众的行为范式,仪式内容较《放生文》更为丰富,有明显的后起特征。检视作者二人生平,遵式增补并完善知礼旧仪的情况也曾发生在《金光明忏法》中,《金光明忏法》为智顓创制,知礼《金光明最胜忏仪》略加补述,遵式在《金光明忏法补助仪》中从缘起开始进行整理、拓展,使得章节清晰,行法周详。有学者认为造成知礼和遵式制忏风格差异的原因是二人制忏兴趣与面向的群体有区别,^⑧其实是遵式本人在理事之间于理忏更为重视,他在重制《请观音忏》时直言:

① 陈善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十七“崇梵院”条,《宋元方志丛刊》册7,中华书局2016年,第7482页,下。

② 灌顶《国清百录》卷四《智者遗书与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大正藏》册46, No. 1943, 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1975年,第822页-823页。

③ 义净本作“宝髻如来”,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正藏》册16, No. 665, 第447页,中。

④ 谛观《天台四教仪》卷一,《大正藏》册46, No. 1931, 第77页,上。

⑤⑥ 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

⑦ 遵式《金园集》卷二,《大正藏》册57, No. 950, 第8页,中。

⑧ 柏仓明裕认为遵式制忏于民众特为关心包容,其净土念佛法之劝导行化是面向普通信众,立足于天台教法的实践。柏仓明裕《四明知礼与慈云遵式》,《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四十卷第一号,第120页。

应知大乘三种忏悔,必以理观为主。^①

所言事忏,多藉礼敬、称名、诵经、礼拜、供养、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仪式实践批陈发露,以破事障。理忏则重思维,以观法实相来破障消业。^②《行事钞》称“理据智利”,“若论事忏,属彼愚钝”^③,所以钝根者适宜“忏悔道业道”(事忏),利根者则宜“忏悔烦恼道”(理忏)。^④天台宗的放生仪式与其他忏仪一样,具有事理并重的特点,仪节上虽未严格采用如《法华忏》《金光明忏》等天台大忏的“五法十科”来组织编排,但大体上仍然践行了事忏为外,理观为内的教法。

有宋一代,在天台宗门人的宣传与争取下,放生仪式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与支持。自天禧元年(1017年)始,真宗下诏复兴淮南、江浙、荆湖等地放生池,无放生池处,城市方圆五里则禁止采捕渔猎。^⑤天圣三年(1025),知礼“欲广扬圣化”,奏请佛诞日放生鱼鸟为定式,并自述《放生文》,仁宗敕枢密使刘筠撰《延庆院放生池碑铭并序》以示后人,太守曾会立石于寺前。同年,遵式以智顓放生之事劝请王钦若上奏以西湖为放生池,获得允准。^⑥天圣四年(1026年),天台教部获准进入大藏,遵式撰《教藏随函目录》述诸部大意。^⑦自此,天台宗放生仪式的文本得入大藏,流传广布。

二、放生仪式与天台忏法

(一) 放生仪式之仪节

知礼所作《放生文》虽并未一一陈仪节,但按其行文脉络可分为七步,现将知礼《放生文》与遵式《慈济法门》中的仪式章节对比如次:

《放生文》	《放生慈济法门》
一、敷座,念三宝 “法师于放生处敷座(徒众旁列其座),发哀悯心,念三宝威力。”	一、叙由章 “法师当临生类而坐,合掌在胸,慈眼视之,生怜悯心罢,云(下文叙由)”。
二、请佛诵咒,散洒 “法师当执水盂,默念想云,一心奉请秽迹金刚潜降道场,加持净水,默诵秽迹真言七遍,再三散洒。”	二、咒水章 盛咒水,作言,“诵《秽迹咒》七遍或多遍”,杨枝散洒生命。
三、发愿,请三宝 “惟愿慈悲证知护念……仰乞三宝灵通威德冥加,令此众生心开解。”	三、请加章 作言叙请加缘由,请三宝冥加,礼敬三宝。(五体投地,唱句)
四、授三皈依 “授与众生三归依法”。(三说)	四、皈依章 “为汝略说三宝名义,汝当审识然后归向一者”。 “我今依大乘经甚深妙义归依三宝,佛即佛宝,菩萨即僧宝,大乘妙义即法宝”。 “今我依大乘经甚深妙义,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三唱)

① “应知大乘三种忏悔,必以理观为主。《止观》云‘观慧之本不可阙也。《辅行》释云‘若无观慧,乃成无益苦行故也。《禅波罗蜜》云‘一切大乘经中明忏悔法,悉以此观为主。若离此观,则不得名大乘方等忏也。《补助仪》云:‘……效精进之风,阙入门之绪,故言勤修苦行,非涅槃因。’遵式《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仪》卷一,《大正藏》册46, No. 1949, 第968页,上。

② “理忏者,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即此义也。”谛观录《天台四教仪》卷一,《大正藏》册46, No. 1931, 第779页,上。

③ 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二,《大正藏》册40, No. 1804, 第96页,中。

④ 智顓《摩诃止观》卷二,《大正藏》册46, No. 1911, 第13页,下。

⑤ 《淮南等处治放生池近城五里禁采捕诏》,《全宋文》卷255,册1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24页。

⑥⑦ 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十,上册,第269页。

<p>五、称佛、发愿 “愿汝今日闻我称扬宝胜十号，如彼天子所证，等无有异。” “愿乘本愿证我称名，令此众生速得道记。”（三说）</p>	<p>五、称佛章 依《金鼓经》，称宝胜如来十号功德七遍或多遍，唱句。</p>
<p>六、说十二因缘 “为汝说十二因缘甚深妙法”，众和声唱偈。</p>	<p>六、说法章 “我今为汝但直除灭三途报不说余乘，唯示十二因缘”（法师可说当时自思维，说法广略随意，未必专念此文，但不说三乘义。）</p>
<p>七、忏悔、发愿 今则为汝对三宝前发露众愆，求哀忏悔。愿汝罪业一念消除，便得生天，近佛受记。</p>	<p>七、忏悔章 焚香，代物类忏悔发愿，三宝前陈辞唱偈。</p>

总体而言，二文所述的仪式环节基本一致，可以归纳为七个步骤：敷座（叙由）、诵咒散洒、请三宝、授三皈依、称宝胜如来号、说十二因缘、忏悔发愿。《慈济法门》中加入了不少遵式自己编撰的偈句和讲白，于是个别步骤中又稍有变化。

敷座叙由章，《放生文》中法师与徒众入座后，发心念三宝威力。而《慈济法门》则需要法师在入座后，面临要放生的物类，叙意述由，讲贪嗔痴为堕入三途之本起。叙述因由在遵式所制忏仪中十分常见，在下文其他环节处亦有体现。

诵咒散洒章，《放生文》中奉请秽迹金刚降临道场，加持净水，然后默诵秽迹真言七遍，三次散洒。《慈济法门》则没有请金刚降临，只诵《大圆满陀罗尼神咒》秽迹真言七遍，以杨枝散洒咒水，净化祛秽。秽迹金刚是密教的忿怒明王，多见于驱邪禳禳之仪轨，一般认为与乌枢瑟摩明王同尊。《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描述其形象“大忿怒形，目赤色通身靛黑色，举体焰起而有四臂。”^①《夷坚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文献有多条关于宋代江南地区民间持秽迹金刚咒行法的记述，放生仪式中诵秽迹咒很可能也是为当时流行风气所染。^②

《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中所记《大圆满陀罗尼神咒秽迹真言》为：

(om, vajra-krodha mahā-bala hana daha paca mātha vi-kiraṇa
唵 嚩唎囉 摩诃钵罗 合恨那 唵 吻汁 吻 微咭
vi-dhvaṃsaya ucchusmah kroda huṃ huṃ phaṭ phaṭ phaṭ svāhā)
微 摩那栖 呜深慕 囉唎 吽 吽 泮泮泮 娑诃^③

《慈济法门》的咒为：

(om, vajra-krodha mahā-bala hana daha paca mātha vi-kiraṇa
唵 嚩唎囉 摩诃钵罗 合恨那 唵 吻什 吻 微咭
vi-dhvaṃsaya ucchusmah kroda huṃ phaṭ phaṭ svāhā)
微 摩那栖 呜深慕 囉唎 吽 泮 泮 娑诃

上下二咒转写的个别汉字虽然有异，但对比罗马拼音基本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断定《慈济法门》所记秽迹咒的文献来源就是《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

《慈济法门》在散洒中还多出一处细节——以“杨枝”散洒。“杨枝”原属佛教十八物之一，是比丘

① 阿质达霰译《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大正藏》册21，No.1227，第143页，下。

② 参见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刘黎明《〈夷坚志〉与南宋江南密宗信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③ 阿质达霰译《秽迹金刚说神通大满陀罗尼法术灵要门》，《大正藏》册21，No.1228，第158页，中，罗马拼音为作者自注。

清理口腔的洁具,又称为齿木,因齿木有清洁净漱之功用,于是常常出现在各种需要避邪祛秽的仪式中。“杨枝”并非单指杨树枝,唐代义净记载那烂陀寺制作齿木时说“近山庄者则柞条葛蔓为先,处平畴者乃楮桃槐柳随意”,所以是不拘于种类,就地取材而作。咀嚼齿木被认为有医治牙疼之功用,多以苦涩辛辣、嚼头成絮者最佳。^①义净还认为将齿木讹译作“杨枝”、“杨柳”是源自译经僧见“西国柳树全稀”便以为当地人以柳枝制齿木的误会。^②遵式增补的这处细节在其他忏法中也得到了延续,天台宗将之与观音信仰结合,“杨枝净水”成为请观音仪式中之必备道具,因“杨枝拂动以表慧,净水澄停以表定”。^③

请三宝冥加章和首章相似,《慈济法门》在此章增补了在仪式中叙述因由的环节。

授三皈依章,二文环节与内容上基本相同,都是法师为物类求告三宝护念,为其称说三宝之名义,使其皈依佛教。三皈依,在大藏中又作“三皈依”,是指皈依佛法僧三宝。佛教以皈依作为信仰的基础,佛教徒需将全部身心投靠归向佛法僧三宝,方能翻邪为正,转凡成圣。同时,本章还特别强调皈依的是将佛法僧三一圆融的“一体三宝”,而非声闻缘觉所知的佛法僧有别的“别相三宝”。

称佛章,此章延续了《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长者子称说宝胜如来的原始仪节。除此之外,《慈济法门》又称引了《金鼓经》,“金鼓”即“金光明鼓”,典出《金光明经·忏悔品》(义净本称《金光明最胜王经·梦见金鼓忏悔品》)经中记有妙幢菩萨夜梦婆罗门敲击金鼓,演忏悔法,在佛前颂忏悔偈的故事。较《放生文》而言,《慈济法门》在此又多出一条与《金光明经》的关联。

说十二因缘章,法师为物类讲说大乘十二因缘,同称佛章一样,是对《金光明经》传统环节的保留。但《慈济法门》最后有“法师可说当时自思维,说法广略随意,未必专念此文”的补充说明,施法者可藉此发挥创新,使仪节获得更多样的演绎。

忏悔章,首先要明确的是,作为山家派之代表,知礼与遵式在观心学理上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二文的忏悔章讲述的观心都是观迷妄之凡心,随即翻转妄心为一心一念之真如法相的教观,盛倡的都是达妄显真之“妄心观”。但与前六章不同的是,忏悔章也集中凸显了知礼、遵式于净土、观心法门之间的分歧,兹录二文第七章如下:

四明知礼	慈云遵式
<p>《放生文》</p> <p>汝等水族异类众生,我今依大乘经甚深妙义,授汝三归、十号、十二因缘已毕,又复念汝无始业障深重,堕在畜生,今则为汝对三宝前发露众愆,求哀忏悔。愿汝罪业一念消除,便得生天,近佛受记。</p> <p>……今遇比丘说大乘法,无边重罪如佛世尊所见所知,今皆忏悔,愿罪消除,愿罪消灭。</p> <p>惟愿放生已后,汝等不逢网捕,尽其天年。命终之后,承宝胜佛本愿力故,生切利天,受天快乐,……见弥陀佛及诸圣众,早证无生,分身尘刹,广度有情,同成正觉。</p>	<p>《放生慈济法门》</p> <p>七 忏悔章(当更焚香,存念三宝,代为物类忏悔发露,合掌一心作是语言)</p> <p>上来为汝受三皈依,称佛十号,说深妙法。三种障义,结成行者,翻邪恶心,即成戒义;称号念佛三昧,结成定义;闻法解了,此即慧义。应行此戒定慧,……今得值遇甘露法味,当自庆快,不久即出三途,不久当成佛道。</p> <p>今更为汝忏涤罪垢,去汝遮障,令速开悟,即得解脱。故帝释一念忏悔,灭永劫傍生之难,慈童刹那惭愧,顿离地狱之苦。是知忏悔名第一法,又愿汝舍此身得生净土,我闻《阿弥陀经》说,薛荔蜚蜃皆生我国,信知异类亦有往生之理,汝勿自疑,当一心信受,我为对三宝一心陈辞(作是语已,对三宝前一心合掌唱云)。</p>

①② 义净著,王邦维注解《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45、47页。

③ 遵式《请观世音菩萨消灭毒害陀罗尼三昧仪》,《大正藏》册46, No. 1949,第97页,中。

在讲说往生法门时,《放生文》延续第五念佛章之仪节,忏悔之后只要念宝圣佛之名号,便可承其愿力近佛受记,得佛力而往生忉利。《慈济法门》虽也“上来称佛十号”,要求“一念忏悔”,但修行者还需“持戒清淨”,“闻法解了”,得善知识之接引,成就“解脱慧”,依自力往生淨土。从“忏悔”的意义来说,《放生文》之忏旨在涤罪,《慈济法门》更进一步,灭罪之后还要祛除迷障,快速开悟。从“闻法”方式来说,《放生文》是“因闻入”,全凭法师讲说,《慈济法门》又更进一层,要“因思入”,要断惑证真,才能出三途,得往生。^①二者一他力淨土,一自力淨土,一信行,一法行。^②

(二) 放生仪式与天台忏仪

成熟于宋代的放生仪式,依照天台宗教观,把佛教理观与忏悔行法进行融合,按照礼忏仪式编排流程,本质上是以放生为核心事件,礼忏为架构的忏愿仪式。

依《国清百录》记载并参考台宗门人所制仪轨,天台忏仪一般按照十科次第组织行法。以台宗几大忏法为例,列举仪节如下:

《放生文》、《放生慈济法门》	《法华三昧忏仪》	《金光明忏法辅助仪》	《请观音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忏》	《往生淨土忏愿仪》
敷座叙由	严淨道场	严淨道场	严淨道场	严淨道场
咒水	淨身	清淨三业(沐浴、洁衣)	作礼	明方便(营理别房,预诵五悔等文,治杂物)
请加	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烧香散花(供养十方)	明正修意
归依	召请	召请诵咒	系念数息	烧香散花
称佛名	赞叹	赞叹述意	召请	礼请
说法	礼佛	称三宝及散洒	具杨枝淨水 诵三咒(消伏毒害陀罗尼、破恶业障陀罗尼、六字章句陀罗尼)	赞叹(弥陀)
忏愿	忏悔及劝请、随喜、回向、发愿	礼敬三宝		礼佛
	行道(包括旋绕、烧香、散花、称三自归)	五悔(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		
	批陈忏悔	忏愿(忏愿、劝请、随喜、回向、发愿)		
	诵经	旋绕自归(称三自归)	礼拜三宝(说三自归)	旋绕诵经(说三自归)
	坐禅	唱诵《金光明经》	唱诵《请观音经》	坐禅

尽管个别次序不同,仍然可以确认,放生仪式的七个章节与忏法十科都有对应,同时也对十科进行了减省,推其原因是放生仪式有根据母题故事营造的仪式情境,仪式中还有宗教身份的转换,如在放生仪式“忏悔章”中,法师必须面对放生的鸟鱼物类并代其向三宝发露忏悔,称之为忏他,而不是其它忏仪中高坐于一个庄严封闭的淨室中诵经礼忏。从仪式的施行环境到忏悔方式放生仪式都有一定的独特性,与十科相异的行法编排正是其独特性的彰显。

^① “后时要须闻法得悟,名为信行;凭闻力少自见法多,后时要须思惟得悟,名为法行。”智顓《摩诃止观》卷五,《大正藏》册46, No. 1911, 第57页上。

^② 《观无量寿经》《般舟三昧》等经典宣扬唯心淨土,而《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则主张依靠他力往生西方淨土。不同于他力淨土一系单纯地口诵弥陀,遵式强调的是“闻法”。

放生仪不以十科行法的同时,也没有严格运用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的“五悔”法门,而是更多地运用《摩诃止观》结合净土三昧,以持戒、念佛、闻法(或信行)、一念忏悔等实践法门进行修证。

作为放生仪式的文本,无论是《放生文》还是《慈济法门》都记有礼赞偈和发愿文,仪节中也有大量唱诵和声,他们赋予了仪式除了身体动作以外的声情元素。《放生文》中法师解说十二因缘生灭相后有大众十二因缘生灭相次序之同声合唱,《慈济法门》“忏悔章”当中,法师代物类于三宝前忏悔后亦有以“我比丘某甲”开头的唱偈。

从仪式结构以及使用的偈颂内容分析,《放生文》和《慈济法门》二文与发现于敦煌的礼忏文在结构上如出一辙^①包举一般忏愿仪式忏悔、请佛、称佛、发愿、回向之仪节无遗。可以说,天台宗的放生仪式是一种忏愿仪式,放生文就是礼忏文。关于佛教礼忏文的形成,可上溯至六朝时期,彼时礼忏文还只是讲经等活动的开场白,是应用于各处法会之通用文疏,并未形成具体的仪轨。^②及至隋代,智顓大师才将礼忏抽出,制作出独立的仪节,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忏愿仪式的放生仪也确属天台宗之创。

三、放生仪式与中国社会文化

(一) 非忏愿形式的佛教放生

佛教意义上的放生除了以忏愿为架构的放生仪式,还有另外一些零散的,与斋会、写经、放灯、供佛等关系密切的活动。梁《广弘明集》记载官方造藏特设放生、布施二科,且每月设斋会,于斋会当天舍放家禽野兽,布施寺院,至唐仍有“六斋日放生念善持斋奉戒”之余绪。^③密宗经典则将放生与燃灯一道行事,记有玄奘临终命弟子嘉尚为其写经并燃灯放生之举,取延寿救拔之能。^④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知礼奏请永久成立南湖放生池,并“每岁以佛生日”作放生法会为定例。^⑤此后,农历的四月初八佛诞日除举行浴佛、斋会、行像之外,又有放生会兴盛一时。^⑥到了南宋,皇帝寿辰日也举行放生会,圣寿当日

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设醮祝延圣寿,作放生会,士民放生会亦在湖中。

船内看经、判斛、放生;游人湖峰上买飞禽、乌龟、螺蛳放生。^⑦

自传入之日起,佛教与中土文化就开始了漫长的牴牾与圆融,从教义义理到仪轨信仰都逐渐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放生仪式也不外如是。唐圭峯宗密曾引《孝经》疏《孟兰盆经》,为比对儒释祭享之差异,叙述了当时“三节放生”习俗:

歿后异者,复有三异:一居丧异,儒则棺槨宅兆,安墓留形;释则念诵追斋,荐其去识;二斋忌异,儒则内斋外定,想其声容;释则设供讲经,资其业报;三终身异,儒则四时杀命,春夏秋冬;释则三节放生,施戒盆会。^⑧

① 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中华佛学研究所论丛》,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353-354页。

② 参见圣凯《六朝佛教礼忏仪的形成——以悔过法、唱导、斋会为中心》,《中国文化》2013年。

③ 萧子显《广弘明集·御讲金字〈摩诃般若经〉序》,《大正藏》册52, No. 2103, 第237-238页;慧琳《辩正论》卷七,《大正藏》册52, No. 2110, 第539页,下。

④ 帛尸梨密多罗《佛说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是故,我今劝诸四辈造续命神幡,燃册九灯,放诸生命,以此幡灯放生功德拔彼精神,令得度苦,今世不遭厄难救脱。”《大正藏》册3, No. 88, 第2页,中。赞宁《宋高僧传·唐京兆大慈恩寺嘉尚传》,《大正藏》册50, No. 2061, 第728页,中。

⑤ 宗晓《四明尊者教行录·敕延庆院放生池碑铭并序》,《大正藏》册46, No. 1937, 第864页,下。

⑥ 周密撰,四水潜夫辑《武林旧事》卷三“浴佛”条:“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烧钱交迎,编住邸第富室,以小构浇灌,在求施利。是日西湖作放生会,舟楫甚盛,飞略如春时小舟,竞买龟鱼螺蚌放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页。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五十三“放生禁杀”条:“天竺慈云法师奏请西湖放生池,每岁四月八日,郡人会湖上纵鱼鸟,为主上祝寿。仁宗,四明延庆法智法师,每岁佛生日放鱼鸟祝圣寿。”下册,第1243页。

⑦ 孟元老《西湖老人繁盛录》第三集“佛生日”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⑧ 宗密述《佛说孟兰盆经疏》卷上,《大正藏》册39, No. 1792, 第505页,下。

宋元照《孟兰盆经疏新记》解释“三节”说道:

疏:一岁终,二夏满,三忌辰,随力所及,皆须为父母放生命。

记:三节,节即时也,注中初示三节随力。……今等施即布施,戒谓受戒。^①

可见唐宋时期的“三节放生”其实就是父母故去后,子女需在岁末、小满时节和忌辰为考妣放生物类、设祭修福,并受菩萨戒,布施孟兰盆法会的民间习俗。

以上所述的斋日放生、燃灯放生、圣寿放生和三节放生都不是忏愿仪式架构下的放生仪式,只因行事上凭依的是佛教经典中的故事及宣扬的功德,所以仍应该算是佛教意义上的放生。与饱含细节的忏愿仪式相比,这些放生活动的记载相对模糊,只有放生的行为被反复强调。根据这些文献的记载,在教团与民间的活动中,但作“放生”不行仪式似乎十分常见,即便在北宋天台宗放生仪进入大藏确立了自身的正统性之后,诸多高僧或民众的放生活动往往也只保留和践行“放生”这一标志性的环节,其他繁复的仪节则被减省了。

(二) 法会中的放生

佛教大藏中的放生忏愿仪式以正统的方式流传后世,至明清,放生仪式常常同施食、供佛、写经等仪节组合,成为一场大型法会的环节之一。

《神僧传·延寿》记(延寿)常与众受菩萨戒,夜施鬼食,昼放生命”,就是在授菩萨戒法会中,于夜晚施食,白昼放生。行仪时间可以精确到具体时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云:

法师发此心已,前二日,询坛内外坛。事集乎,乃静居一室,为法界众生,行实相忏悔。前一日,法师亲视牌轴,遍安之,不行礼。……如上法,第六日四更,主法亲祝上下堂,洞宣情恳。巳时,行放生;未时,给牲粮。^②

作为汉传佛教大型的经忏法事,水陆法会一般持续七个昼夜,根据上文的记载,法师会在法会的第六日巳时(9-11时)行放生,未时(13-15时)施食给粮。除此之外,法会将信众施予的钱财置于内坛供案之上,谓之放生钱,供拜鸣磬之后可以取出。与西湖和其他寺院在放生池放生不同的是,水陆法会中的放生物类被置放在道场的栅栏之外,栅栏内有施法者与两位施主,由施法者向两位施主授三皈依,施主二人代物类领受。^③

有的法会对放生的物类有数量要求,《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吸收了密教的曼荼罗仪轨,在妇女难产时行咒索法,其行法时

作药师像一尊,写经一卷,造幡一口,以五色成,长四十九尺。燃四十九灯,灯作七层,形如车轮,安置像前,放生四十九头。^④

除了前文讨论的忏愿仪式与各种佛教意义上的放生,佛教教团的日常生活中也有相关的放生仪轨。日常放生围绕着放生滤水器的制作与使用展开,通过规范僧人行止来护生免杀,唐代义净《护命放生轨仪法》对此已有较为具体的描述,不再重复。此后,宋元《禅院清规·新添滤水法》《敕修百丈清规》等文献中又规定了更详细的滤水方法,观虫滤水成为僧尼日常要仪,而滤水囊(放生器)亦作为比丘六物之一沿用至今。^⑤

① 元照《孟兰盆经疏新记》,《大正藏》册21, No. 372, 第461页,下。

②③ 咫观《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大正藏》册71, No. 1498, 第829页,上。

④ 清代天台比丘灵耀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今言放生即长寿,因以今之善易昔之恶求脱病苦,莫此为良,礼拜供佛既四十九日则买命放生亦须四十九日,非谓四十九种众生又非安于长幡上之供物也。”灵耀《药师经直解》,《大正藏》册21, No. 381, 第619页,下。

⑤ 元照《佛制比丘六物图》,《大正藏》册45, No. 1900, 第901页,下。

四、结 语

北宋天台宗人依据《金光明经》和智顓大师事迹制作了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放生仪式。作为仪式“做的文本”知礼《放生文》和遵式《放生慈济法门》二文记述的仪节大体相同,放生仪式本质就是按照天台忏仪架构的忏愿仪式。作为“读的文本”,加入了大量声情元素和讲白的忏愿文彰显了知礼与遵式制忏思想的差异。除了进入大藏的放生忏愿仪式,佛教意义上的放生还有更为丰富的意涵,诸多与斋会、写经、放灯、供佛关系密切的泛仪式化放生出现在了宗教活动之中,他们融入了本土的世俗生活,发展出如圣寿放生、三节放生的文化习俗。到了明清时期,作为正统的放生仪式逐渐演化为水陆法会的环节之一,其行法和教观与宋时的天台宗放生仪已有了实质性的区别。

(作者冯国栋,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熊舒琪,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杭州 310007)

责任编辑:卢敦基